



□荆向国

周末回老家，母亲对我说：“扒掉鸡窝吧！”我一愣，问：“不养鸡了？”母亲摇摇头，无奈地说：“不养了，八十六了，养不过来了。”以前我曾多次劝母亲不要养鸡了，可母亲就是不听，今天突然说拆鸡窝，让我一时反应不过来。

记忆中，母亲一直在养鸡，多则十多只，少则五六只，从来没有间断过。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就听到大门洞子里传来“咔咔咔”的声音，那是母亲在剁鸡食，一剁一大盆。母亲端着鸡食盆，从大门洞子里向鸡窝走去，身后是燕子们的“啾啾”声，前面是带路小狗的“汪汪”声，上空是麻雀的“叽喳”声，它们都想分一杯羹。鸡是杂食动物，猫不吃、狗不理的也吃。但是，要养好鸡、下好蛋，不仅要有麸子、玉米之类的粮食，还需要有菜。母亲到野外去拔，到集市上去捡，弄来的菜都拌到麸子里喂鸡。因此，母亲喂养出来的鸡，下的是正宗的笨鸡蛋，蛋黄真黄，蛋清真清，有的鸡蛋还是绿皮的。

因为投喂按时、足量，母鸡一年四季基本都下蛋，而且很少隔窝，产蛋量很高。但是，就是这么多的鸡蛋，母亲一个也不吃，都一个个整齐地码在纸箱子里。早饭时，母亲每次都给我窝上两个鸡蛋。我说：“娘，我胆固醇很高，不能多吃鸡蛋。”母亲说：“就这么两个小鸡蛋，吃了能管啥？”在母亲看来，我永远也不如我大哥饭量大，她总是夸我大哥的饭量，让我跟他学。

一年四季，从不辜负母亲希望的母鸡们每天都努力下蛋，那么多的鸡蛋都去哪儿了？母亲的心里自然有盘算。儿孙们吃，孩子带，谁快生孩子了，谁生病了，该给谁家回礼了，都送鸡蛋，毕竟笨鸡蛋还是一个稀罕物。就这样，母亲一辈子养鸡，粗算下来，拾了怕是有十万多个鸡蛋了，可是母亲吃了多少个呢？

其实，母亲说不吃鸡蛋是假的，她不吃自己养的鸡下的蛋，但吃在集市上买的鸡蛋，便宜。

扒鸡窝，看似简单，其实挺费力。据说，房子拆迁时，鸡窝也算钱。这一点，我深以为然，因为鸡窝就是农家人的一份产业。记得生活困难时，家里一点额外的进项都没有，平时的油盐酱醋从哪里来？靠的全是卖鸡蛋。母亲养着几只鸡，精心照料，目的就是下蛋，下蛋好卖钱，卖钱好生活。那时有句话叫“鸡腚眼子是银行”，绝非虚言。有的鸡该下蛋了，还没有下，母亲会抓住它，把小拇指伸进鸡屁股，摸摸是否有蛋。没有，就遗憾；有了就高兴，好多卖一个鸡蛋啊！

有一次，母亲让我去卖鸡蛋。我挎上一个篮子，里面盛着十多个鸡蛋，上面用一块布盖着，来到村西的公路上，蹲在路边等着，等着开车的胜利油田工人停下车买鸡蛋。临行前，母亲叮嘱我：“一个鸡蛋，一毛四。”我

说：“人家嫌贵呢？”母亲说：“那就降一分，不能少于一毛一。”我在秋风瑟瑟中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有一个司机停下车，问道：“小孩，鸡蛋多少钱一个？”我怯怯地说：“一毛一。”那个人二话没说，拿出钱来买走了。回到家，我把钱交给母亲，母亲埋怨我说，“你应该一毛一毛地降”，之后，她叹息了一声，再没说什么。想吃自己鸡下的蛋？门也没有，我们家的鸡蛋都让工人老大哥吃了。

有一年，母亲生病了，很严重，倒在炕上十多天，站都站不起来。父亲搀着母亲，来到屋后乘凉。母亲强打着精神，“咕咕咕”地叫了几声。以往，只要听到“咕咕”声，一群鸡就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盯着母亲手里的瓢子，飞起来啄食。可是那天，一只鸡也没有跑来。母亲可能觉得自己的声音太小，就一边咳喘着一边喊“咕咕咕”！父亲说：“别叫了，你生病的时候，都死了！”母亲听后，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而母亲一向是不掉一滴眼泪的。时至今日，母亲说起那件事来，嘴里还说，“那芦花大公鸡，骆驼般大，半人高，可惜死了！”浑浊的眼里，似有泪花闪动。

一年夏天，天降大雨，一窝刚孵出的小鸡有几只走丢了。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就打发我们去找。可我们找遍了，还有一只小鸡怎么也找不到。母亲什么也没有说，自己冲到大雨中去了。母亲是小脚，行动不便，在大雨中摇摇晃晃，瘦小的身体很快被大雨吞没了，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过了很久，雨幕被撕开一个小口，母亲回来了。她走进屋，浑身湿透，头发贴在脸上。她小心翼翼地解开上衣的一个纽扣，伸进手去，从怀里掏出一只小鸡来，对姐姐说：快生火！

我和妻子拆掉了网子，又揭瓦，拆了顶子，再拆三面墙。母亲时常走过来看看，对我说：“这里是鸡刨的一个大坑，我用砖垫好了”，“那里是放鸡食盆的地方，下面摆了四块砖”，“下蛋的地方，为了隔潮，我垫了一块厚塑料布”。尤其是遮挡鸡窝进出口的一块石板，母亲说：“这是你爹活着的时候，从河口弄来的，几十年了，一直挡鸡窝用。”我笑着对母亲说：“鸡窝扒了，这块传家宝一样的石板放哪儿啊？”母亲说：“哪儿都行啊，反正也不养鸡了。”我说：“娘啊，我得留着，退休后，我回老家，继续养鸡！”母亲笑了：“城里多好，别回来了。”我说：“城里好，我接你，你咋总是不去呢？”一谈这个老话题，母亲就笑了。

鸡窝彻底平了，多年累积的鸡粪让这块地很肥沃，不久，这里就是一小片茂盛的白菜地了。后来，母亲吃着白菜说：“这是在扒掉鸡窝的那块地上种的，真好吃！”

母亲一生在养鸡，也养育着六个孩子。养鸡是为了六个孩子，养育六个孩子，不是为了防老，而是为了六个孩子。母亲，我伟大的母亲！



□曲树强

时刻都在苦苦追寻着一片心灵的家园。

也曾用稚拙的笔写下我心中的希冀，无论是《原野上的少年》中那个一直在梦中和现实茫茫原野上不停奔跑追寻理想家园的少年，还是《飘舞的思绪》中让灵魂在茫茫夜空下自由飘舞的天真少年；无论是《原野上一棵静默的树》中那棵目睹了生命大起大落的孤独的老槐树，还是《倾听生命之音》中穿越了人生四季令人感悟颇深的神秘的生命之音，都是我苦苦追寻心灵家园的永恒的歌唱。40多年时光荏苒，我追寻的脚步始终未曾停歇，直至在知天命之年寻找到了我心中的故园——作家张炜先生用他的艺术之笔为我们营造的一方心灵的家园。

小说《橘颂》所营造的美好、空灵的生活场景，让我的心灵得到无限安慰。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一只叫橘颂的乖巧懂事的猫、一座充满神秘的石屋、一座只有两户人家的大山，还有静谧的夜晚，夜空里的星河……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理想中的充满诗意的生活场景。这里是一处世外桃源，没有尘世的喧嚣和浮躁，只有宁静而恬淡的生活，时光像溪水一样静静地流淌着。

老文公与橘颂相依为命，他们的生活是悠闲而舒适的。他们每天的生活从早餐后品茶开始，然后老文公背着橘颂在山中游走，之后是美好的午休，直到简单而朴素的晚餐后，点上油灯，老文公在石屋中为橘颂讲述关于“冰娃”的故事。大多时间，老文公和橘颂是透过窗户，望着窗外大山深处的茫茫夜色，还有夜空中辽阔的星河和石屋对面那个隐隐闪现的透出黄色光晕的窗户。那个窗户里面住着善良的李转莲，她为老文公的生活提供帮助和便利。

《橘颂》中多次写到山村的夜晚，美妙而静谧，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美妙无比的山中夜色图。我喜欢茫茫的夜色，曾几何时，为了寻找一种心灵的安详，我一次次走进茫茫夜色。在夜色中独自漫步，领略夜色之美，思考人生，寻找心灵的安慰。漆黑如墨的夜，月光如水的夜，春雨潇潇的夜，雪花飘舞的夜……所有的夜晚都是我喜欢的境界。

人的一生有大半的时光需要在夜色中度过。夜色是沉思的最好环境，是大自然为人类安排的一种最隐秘、最美好的背景，夜色更是老文公和橘颂最惬意的生活场景。

“山地春夜，寒气很重，月亮在山洼上方，星星稀疏。一只鸟鸣叫着，飞过河岸。静夜，鸟鸣传得很远。”这是《橘颂》中关于夜晚最美的一段描写，简洁的叙述，将山村春夜描绘得空灵高远。

的确，春天的夜晚是美好而静谧的。柔柔的夜风拂着，花香浓郁，春的气息令人陶醉。在这样的夜晚，心中放飞希望的梦想，充满对人生无限的向往。更多的时候，在那些春雨潇潇的夜晚，我会点一支蜡烛，翻开一本自己心仪已久的好书，一边倾听窗外屋檐美妙的滴水的声音，一边品读着优美的文字。

《橘颂》中三个人的山村生活，是一种恬淡、自由的生活。小山村只

有两户人家，李转莲和老棘拐，而且都是单身的老年人。他们之所以不愿像其他人一样搬离小山村去往城市，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这里的生活，喜欢大山里的风景。用老棘拐的话说就是，这里的水很甜。李转莲的两任丈夫都离开了她，这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他们再也喝不到这里的水了。朴素的话语和思维，却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哲理。

老文公的到来，让小山村又多了一个人。热心肠的李转莲主动帮助老文公购置生活用品。从一块肉、一条鱼、一块豆腐到一瓶醋，都记得周到细致，账目用画图的形式记得一清二楚；她邀请老文公去她家吃荠菜水饺，老文公作为回报帮她摘香椿卖，结果累坏了腰；老棘拐主动带老文公参观山中神秘的石屋，给他讲述古老的故事；当老文公不慎摔倒受伤后，李转莲和老棘拐轮流照顾他，老棘拐还两次用自配的药酒治好了老文公的伤痛……还有橘颂，这只乖巧可爱的猫，这个老文公生活中最重要的伙伴，它结识了新伙伴黄鼬，玩得开心快乐。后来黄鼬失踪，橘颂整天闷闷不乐，陷入沉思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呈现了一派恬淡、自由、温馨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类心灵最美的一面。

小山村的石屋可以理解为一座人类精神的家园。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石屋是老文公的曾祖父建造的。用老棘拐的讲述就是：你老爷爷建造了石屋，你爷爷种树，你父亲修铁路。可以说老文公一家为营造这座精神的家园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老文公的回忆，我们知道，年轻时的老文公也为社会做出过贡献，为此还受过重伤，至今还有后遗症。老年独居山村时，他还在为了实现自己终生的梦想继续努力着：他整理日积月累的资料，研究莱夷文化，想出版一本学术性的书……看似悠闲恬淡的生活，其实也蕴含着老文公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孜孜以求的精神追求。

小山村里三个人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老文公看到李转莲挂在墙上的胖娃娃抱大鱼的年画，感到很有意思。李转莲告诉他，这画是自己画的，寓意“年年有余”；李转莲看到老文公书写的屈原《橘颂》中的诗句，看着字很好，很喜欢。老文公答应为李转莲写一幅字，李转莲则计划为老文公画一幅橘树的画。在小说结尾处，老文公举行晚宴之际，李转莲拿出了画好的橘树。这些细节都展现了普通人内心深处隐藏的对诗意生活的无限向往。

读完《橘颂》时，夜已经很深了，但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为小说所营造的那个美妙无比的深远意境、为小山村的诗意生活，更为寻找我理想中那方心灵的家园。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参加了老文公精心准备的晚宴，晚宴由小说中的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和橘颂。在烛光摇曳的石屋中，墙上挂着的那幅李转莲画的橘树，闪闪发亮，枝叶摇动，金色的果实盈满枝头。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在这个槐花盛开的夜晚，请接受我们——我和橘颂——我们俩的祝福！”随着老文公的祝酒词，我喝下了杯中的葡萄酒，直到从梦中醒来还感到口中很甜，甜到了心里……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